

《美國的外交》簡介

《肯南傳記》簡介

On China

約翰·戴維斯自傳

辜振甫與中共會談的實相

美國重返亞洲政策與台灣的角色

美國應重新承認台灣

《美國的外交》簡介

施純教 8/20/2014

序

《美國的外交(American Diplomacy)》這一本書在 63 年前(1951 年)出版，2 年前(2012 年)芝加哥大學再版，雖然作者喬治·肯南(George Kennan)於 2005 年去世，而蘇聯(Soviet)早在 1991 年解體，此書可說已完成了它的使命。爲什麼芝大再出版它？誠如肯南的繼承人梅爾謝麻教授(Professor John J. Mearsheimer)所說：肯南對蘇聯圍堵的成功，美國就把它拿來對付中共。許多對俄國人(Russian)的評論，幾乎可以一字不改的應用到中共的頭上，而肯南對俄國(Russia)的軍事戰略，也一樣可以如法炮製地用到中共頭上。這本書已出版六、七十年了，早該過時，但是許多例子顯示：只要美國一偏離本書，馬上有嚴重且不幸的後果，譬如韓戰時，肯南反對攻過三十八度界，麥帥不用，引來中共抗美援朝，打了三年終於平手落幕，結果犧牲不少生命、財產。又如肯南和他的中國問題專家戴維斯(John P. Davies, Jr.)反對越戰。他們認爲胡志明只是一個國家主義者，絕非俄、中的傀儡。他親近共產黨，只是希望完成獨立，但是美國強硬派不聽，強行介入，結果落荒而逃。另外，布希和他的幕僚不信邪，不顧肯南等的反對，進兵伊朗和阿富汗。起先的勝利，似乎使得肯南等的看法落伍，但最終造成上千萬的傷亡才撤軍回美。在美國外交界，肯南可以說是先知，誰也不能隨便違背他的方針，即使是六、七十年前定的外交策略，仍然屹立不搖。

肯南和台灣的關係，非常緊密。韓戰一爆發，他立刻請求杜魯門(Truman)派遣第七艦隊保護台灣海峽。肯南堅決反對放棄亞洲大陸周邊的任何島嶼，而美國援助台灣也出之於類似馬歇爾(Marshall)計畫的思考模式：經濟就是軍事，沒有經濟就沒有軍力。要保護台灣，必先發展台灣的經濟。美國可以放棄中華民國(R.O.C.)，但絕不會放棄台灣。國會通過台灣關係法(TRA)是圍堵政策的實踐。所以美國的外交政策萬變不離其宗旨。1950 年以來，絕不放棄大陸周邊的任何島嶼。過去四、五十年來，一直有人懷疑美國總有一天會爲了自己的利益而放棄台灣。殊不知保護台灣也就是在保護美國的最大利益——美國的安全。一旦失去台灣，圍堵政策(Containment)就結束了。

經過六、七十年的教訓，中共軍政專家都知道和台灣任何黨派打交道都是白費心機。一旦美國不廢除台灣關係法案，中共永遠拿不到台灣。在沒有台灣關係法之前的 1970 年代，毛澤東早已死心，所以他對基辛格(Kissinger)說：「我們不要台灣，上帝喜歡美國，就讓台灣留在你們的手裡，一百年後再說。」所以國民黨(KMT)再怎麼左傾，中共也不領情，因爲美國人說了才算。至於民進黨(DPP)每天高喊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名字叫「中華民國」，也令美國人非常頭痛。美國在溫水煮青蛙(圍堵政策就是溫水煮青蛙的政策)，民進黨在旁邊大吼大叫，難怪美國人寧願把政權交給國民黨，他們比較聽話。如果台灣如同民進黨的主張是屬於中華民國，那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PRC)

後，按照自然繼承法，美國就必須把台灣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那來台灣關係法，圍堵政策就宣告壽終正寢了。美國是不會把二千三百萬人的生命和財產交給一群不知美國外交政策的外行人。

台灣的政治人物大都不喜歡讀書，甚至喝過洋水的，也沒有興趣讀這本書。而卻對台灣前途有千奇百怪的論述和主張。台灣的前途，在這本書就可以找到答案。俗話說：「眾裡尋它千百度，猛回首它在燈火欄珊處。」筆者不才，不自量力，把書中一些要點翻譯出來，希望有志之士挺身而出，將全書翻印成冊，以饗眾人，為成千上萬的善良百姓指出迷津，過個快樂而不受人恐嚇的日子。

美國的外交(American Diplomacy)

芝加哥大學(Univ. Of Chicago) 2012 版

作者：喬治·肯南(George Kennan)

梅爾謝馬教授介紹(Introduction by John J. Mearsheimer)

圍堵之父喬治·肯南(George Kennan)從莫斯科發一份長的電報(1946年2月)回華盛頓，奠定了圍堵政策。美國用他的戰略在冷戰期間對付蘇聯，終於在1991年打敗蘇聯。1949年4月喬治·馬歇爾(George Marshall)要他成立國務院智庫：政策規劃參謀會議(Policy Planning Staff)。他也促成馬歇爾計畫(Marshall Plan)、歐洲自由無線電台(Radio Free Europe)和中央情報局(CIA)秘密活動小組。到了2003年，他幾乎已一百歲，還出來反對伊拉克戰爭。肯南相信權力是國際政治的貨幣(Power is the currenc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他的戰略思想(圍堵)仍然是今日和未來好幾十年的美國基本國策(民進黨和太陽花學運的參與者應牢記這一句話)。

例如二戰後，日本無力單獨圍堵中共，美國就會來扮演領導的角色，組成抗衡共產的團隊，圍堵共產主義在亞洲的發展。

肯南說，共產主義本身就是一大錯誤，它天生孕育著自我毀滅的種子。美國只要有耐性，堅持圍堵政策，就會打敗共產主義。

圍堵政策是要毫不猶疑的對任何共產黨的滲透，要加以反擊，絲毫不能退讓。有人主張只對重點加以反擊，肯南主張全面反擊。從另外一方面來看，圍堵政策也不去逼迫共產世界，所以他反對韓戰攻過三十八度線，對任何東歐的抗暴也不加以支持。

冷戰後，蘇共解體，美國將這一套打敗俄國人的政策，轉過來對付中共的崛起，因為它同樣是極權國家。

圍堵並不是主張介入他國的內政，所以他反對伊阿戰爭。事實證明是肯南對；布希和他的幕僚錯了。

1899~1900年美國國務卿約翰·海(John Hay)主張「開放門戶政策(Open Door Policy)」。因為當時列強想瓜分中國，美國為了在亞洲維持「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雖然容忍日本侵佔韓國(Korea)來平衡帝俄，但是併吞中國會破壞亞洲大陸的平衡，所以主張門戶開放。肯南認為亞洲或歐洲出現獨霸，對美國都是不利。

任何人想了解美國當今和未來的外交政策都要看這本書。美國最近的重大失敗，就是因為這些制定外交政策的人不看這一本書。此書再版，希望有更多的人理解肯南的遠見，不再重蹈覆轍。

1985年版本，肯南的前言：我在1950年代，到芝加哥大學發表演說，編纂成冊，想不到如今還受人們如此歡迎。

1951年版本，肯南的前言：由於我的長期外交生涯，我想從過去的經驗來尋求什

麼才是正確的外交政策，發表下列六篇演講。

PART I

第一篇 美西戰爭

亞洲或歐洲大陸邊緣國家的獨立和繁榮，和美國的安全息息相關。因為唯有如此，才能維持兩大洲的權力平衡。

美西戰爭結束後，美佔有菲律賓、波多黎各、關島和夏威夷，但是美菲經濟往來造成對美國民間利益的衝突。菲律賓變成是一種負擔。而且進行帝國主義的政策，將對實施民主制度的美國會產生什麼的後果呢？可見美西之戰，並沒有經過深思熟慮的外交政策。

第二篇 門戶開放政策

1899年，美國眼看列強要瓜分中國，提出門戶開放政策，來維護中國主權和領地的完整。

1900年義和團事件發生，俄國趁機加深對滿州的統治，加上清朝舉債來付賠款，主權流失更快。

1901年英日結盟，因英國不滿俄國侵入渤海灣。

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俄國戰敗，被迫讓出南滿。1900年7月3日美國發出公文，說保護中國主權的完整是美國的國策。美國一直維持它的承諾。(譯者註：如非美國的開放門戶政策，俄國絕不會從東北撤軍，百年來它一直想併吞東北)。

第三篇 美國與東方(America and Orient)

我不是遠東問題專家，而絕大多數在華府制定政策的人也如此，將來也沒多大差別；他們要制定或執行政策，但找不到內行人。(1950年代許多中國通都被右派人士清算掉，譯者註)。日俄戰爭後，日本佔了南滿，俄國佔了北滿，美國也拿不出什麼好辦法。不過1894年日清戰爭後，美國傷了日本的心，不讓日本對清朝予取予求。日俄戰爭後，美國再度阻擋日本對中國的野心。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想完全取代德國在中國的特權，又被美國阻擋，加上美國對日的移民政策，及歧視日裔，以至美國外交官麥克·墨瑞(John V. A. MacMurray)在1935年就說，美日終須一戰，但是受益的將是俄人。該文件說：美國爲了救中國去打日本人，中國卻不會感謝美國。中國在韓戰打美國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毫無疑問的，我們對中國的態度就是傳教士的感情，可是中國經常翻臉，從不領情。

第四篇 第一次世界大戰(WWI)

人類這五十年來(1900~1950)最大的悲劇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WWI)。兩次大戰，死亡上千萬，建築物受到無數的破壞，結果歐洲失去平衡，造成俄國(Russia)的獨霸。二次大戰都把德國打敗了，但如果我們能重返 1913 年時，德國由保守而有節制的人當家。即沒有納粹，也沒有共產黨。國家朝氣勃勃，又有勁，也有信心，可以平衡俄國。從今天的角度來看，這有甚麼不好？如果把所有的犧牲加起來，對照原來的目的，我們什麼也沒得到，生命白白的浪費掉，到底差錯出在那裡？

我認爲許多國家雖有受人擁護的政府，他們的公眾意見其實是代表少數人的利益，這群人聲音大。許多政客、評論員、搶鎂光燈的人，他們活著就是爲了引人注目。假如你要他們不講話，會如同離開水的魚是活不下去的。他們躲在標語的後面，佔人便宜。真理是不會受人理會，因爲很少人會瞭解它，也不受人喜歡。有時真理看來前後矛盾，容易被曲解、誤用。而急躁、仇恨卻容易以粗魯廉價的標誌來支持；反而維持分寸所需要的理由，經常要冷靜，且長期的向人說明。大沙文主義者無時無地都能逞其所欲。撿便宜、犧牲別人的利益者可以獲得小確幸。這些經常抹黑別人，在人類進步的旅途上，天天跳著無法無天的舞步，給民主法治蒙上黑影。除非眾人看出這些人的造謠煽動，認清他們的罪惡，知道這是對民主政府極大的傷害時，這種惡行惡狀是不會停止的。當人類沒有從過去學到教訓，戰爭還是會不停的重演。

第五篇 第二次世界大戰(WW II)

大戰末期，美國爲了請求俄人參加對日戰爭，讓給它一些帝俄在中國的特權。其實俄人想趁火打劫，已經等了五十年，誰也擋不住。同樣的，說中國在「雅爾達密約(Yalta Agreement)」被出賣也是不正確的。中國政府並不反對我們在協定中對中國政府所做的一些建議，促使美俄合作打日本。在雅爾達密約之前，中國政府早就要我們幫他們安排中俄談判，中國也對我們的作爲相當滿意。接下來由中國獨自和俄人談判，決定未來如何統治滿州。他們做出比我們在雅爾達密約建議中還要多的讓步。他們不顧我們的警告：你們要承擔後果，因爲你們的讓步已超出我們的建議。

第六篇 近代外交

政府的運作，經常受制於眾人的短視和眾人對外交政策錯誤與主觀的反應。我要強調眾人對外交問題的長期看法不全然是錯誤或不可靠。但是短期來說，眾人或是政府官員經常意氣用事，不適合制定國家的外交政策，這要如何改善？

我認爲應該建立專業的團隊，尊重他們的真知灼見。以時下的情況說，很難實現，只好由外行人來領導外交。

有人認爲只要有適當的領導人，問題就會消失；有人認爲要修改憲法才可以解決。這裡修憲指建立類似英國的議會政治。在這種制度下，只要議會不信任政府，政府就下台，也因此政府在重大議題或關鍵時刻會傾聽民意。

PART II

蘇聯行動的源頭(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1947年7月發表在《外交雜誌(Foreign Affairs)》

馬克思共產主義的重點為下列四點：

- a. 生產和交易的方式決定人的個性。
- b. 資本主義的方式無法避免工人不被剝削，也造成資源分佈不公平。
- c. 資本主義終會毀滅。
- d. 資本主義遲早淪為帝國主義，導致戰爭、革命。

由於堅信共產理論的正確，因此共產黨員訴諸暴力和仇恨的手段是免不了。這個現象在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的羅馬帝國敗亡史就說得很清楚：「由熱誠走向虛假的步調是危險而滑溜的。非凡的蘇格拉底舉出許多例子，說明聰明也會欺騙自己；好人如何欺騙別人，良心如何沉睡在自我幻想和欺詐的迷糊中」。共產黨員就用這些方式來取得政權。獨裁者長期的武鬥，他們忘掉初衷，只專心鬪倒對手。由於共產黨急躁的取消私人生產方式和交易，產生不良經濟後果，加深人民對他的痛恨。

因為共產黨由少數人組成，因此必須獨裁；也因為他們都患有狂熱症，無法和對手和平共存。由於深信他們的教條是正確的，不容許反對黨。至於黨內雖也有選舉，討論和共同決定等民主的行爲，它並不是用來表達個人意志，而是貫徹領導的意願。共產黨徒認為只有他們才知道什麼是對社會有益。一旦共產黨的權力鞏固了，理想就會實現，但在取得權力的過程，他們不會受上帝或人類的任何限制。他們將會把人民的幸福暫時擺在一邊，俄國的歷史和傳統也可以用來加強他們這種心態。獨裁因而是邁向成功目標的代價，加上爲了應付外國資本主義的圍堵，國家鎮壓機構的產生，也就極爲自然。

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對抗，實際上並非必然存在。但共產黨徒堅持存在，才能合理化它對內的獨裁。由於長期對內獨裁，造成國內外的強烈反彈，政權汲汲可危。爲了維持自己創造出來的神話，只好繼續專制到底。(史達林的清算和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完全被預料中。)

從這些歷史背景看來，共產黨徒會形成什麼樣的個性？

第一、他們認為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基本上會衝突，所以外交上的表現就是神秘、不坦白、狡詐、準備打戰、永遠敵對。

第二、共產黨徒永不會犯錯，所以除了共產黨外不能有其他組織。共產黨的紀律必須嚴明，所有議案全黨一致通過，黨員絕對服從。如果政策有所改變，也是權宜之便。爲了征服世界，他們是有無比的耐性。所以有時以退爲進，領導認為這並無不對。

對付俄國要有長期的耐性，堅定不移的圍堵政策，俄人是不會意氣用事。不管如何，共產還是較弱的一方，我們要堅定信心，對任何微小的挑戰，絕不猶疑的加以反擊。同

時美國也要不斷的對俄國施加壓力，改變它的行爲，總有一天共產黨會軟化，以理性的思考來面對世人。

美國和俄國的未來(American and Russian Future)

1951年4月發表在《外交雜誌(Foreign Affairs)》

美國對當今克里姆林宮(Kremlin)的當權者非常反感，想盡辦法來改變它的作風，但是什麼樣子的作風是我們所樂觀的？首先我們必須瞭解無法用武力來改變別人。每一個政府是用火鍛鍊出來的，而不是從理論的真空中跑出來的。政府反應出每個國家的獨特性格和客觀環境。我們要有無比的耐性，讓他們用自己的方式走出獨裁的陰影。

美國要存有同情心，瞭解俄人的過去和對未來的期望。我們要給他們一種感覺，就是我們和他們站在一起，希望他們成爲我們的盟友。不要重犯德國人的錯誤，以俄國百姓和政府爲敵。

有人說中國共產黨的政權是由俄共所一手創造出來的，這不就跟我先所說任何政府不能由外力組成相反嗎？其實說這話的人默視了許多重要因素。

另外，美國之音的目的並不是要人模仿美國，主要在說明美國是什麼樣的國家，好讓別人建國時作爲借鏡。有了美國之音，再堅強的鐵幕也無法杜絕最偏僻的西伯利亞人，得知美國人民能活在熱誠而有意義的生活裡。

PART III

溫格林講演系列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Walgreen Lectures)

我在第三個講題中講到美中、美日關係，這些關係反映出美國對中國人好奇，且根深柢固的傳教士感情。此緣自我們具有高尚的情操，仁愛之心，和教育不幸且落伍民族的同情心。這種自我陶醉，可能在掩飾不安全感。

爲了把日本從亞洲大陸趕出去，我們並沒有考慮到誰來添補所造成的權力真空。新人可能比日本更令人厭惡。我曾經指出外交政策不全是好壞的選擇，而是大惡和小惡的取捨。

當中國共產黨贏了內戰，美國的右翼參議員和中國遊說團攻擊民主黨的杜魯門政府，尤其是國務卿迪安·艾奇遜(Dean Acheson)最受攻擊，說這些國務院的人同情中共，希望中共勝利，這完全是莫大的無知。美國從未就沒有擁有中國，何來去掉？中共取代國民黨，這是蔣介石政權的腐敗，不能自拔，且處處要依靠我們的緣故。所有對艾奇遜的攻擊都是荒謬無恥的，尤其是麥卡錫主義的橫虐，更加令人汗顏。後來杜魯門對右派作一些讓步，艾森豪更犧牲了一些中國通，來平息這些惡毒的攻擊。

如此一來，只要共產黨在任何地方取得勝利，美國的執政黨就要倒霉。因爲沒有一個執政黨肯接受對共產黨軟弱的標籤，每一個執政黨都變成爲受害者，越戰就是一個例子。沒有一個美國政府敢不打越戰，敢不反對胡志明，也沒有人（包括尼克森(Nixon)）敢向百姓坦誠說這是一場沒希望的戰爭，怕被披上了失去越南的罪名。下一場我將講到我們的失敗，就是根源於我們進行取悅眾人的外交政策，而不是專業外交。外交問題，需要對歷史、文化背景有深入的瞭解。如此複雜的問題，都被政治評論家、記者、主播過度簡化。在這樣無理、粗製濫造的氣氛下，根本無法對複雜的國際外交加以理性的應付。

美國的外交與軍事(American Diplomacy and the Military)

我批評美國對外交太理想化，感情用事。這並不意味我國外交一無是處，我們有許多偉大的成就，譬如 1920~1921 俄國飢荒的援助、1963 年南斯拉夫大地震的救援，當然我們也患了不少錯誤，譬如兩次世界大戰都堅持無條件投降。我們忘掉了戰爭的目的是交戰的雙方達成兩利的和解，不是摧毀對手。以前戰爭只針對軍人，現在地毯式轟炸是不分軍民，無條件投降和轟炸平民作戰方式，已成爲現代人最大的隱憂。

150 年前，托克維爾(Tocqueville)說過，大部分的民主國家的外交政策經常是混亂或錯誤的，因爲它經常是基於國內政治的考量。如果是全體國人的考量還好，但在民主國家裡經常被少數人或遊說團把持。美國更是如此，執政黨怕被人批評軟弱就介入越南、黎巴嫩等地方的戰事。美國應該以身作則，對應該承擔的事負責，但也要量力而爲。

未來我們應該和各國合作，發展有益的科技，減少軍備，造福人群。

後記：美國整整用了四十七年才圍堵蘇聯成功，這期間有許多人嘲笑肯南的天真，如今冷戰結束，伊阿戰爭也遵循肯南在這本書確定的政策撤軍，證明肯南的外交政策還是對的。今天美國用肯南的政策圍堵中共(請看 <http://www.wufi.org.tw/tjsf/>，司徒文和譚慎格在 2014 年 9 月 13 日發表的文章)，多久會成功，且拭目以待？

《肯南傳記》簡介

New Formosa 12/11/2014

肯南傳記(Biography of George F. Kennan) 2011 年出版

作者：耶魯大學教授戈迪斯(J. L. Gaddis)

對付共產黨，再也沒有比「誠信」更有效的武器。共產黨徒根本不知道甚麼叫做「誠信」。(國民黨?) [原書第 98 頁，下同]

肯南(Kennan)在外交部服務十年後，比俄國人更瞭解俄國。[117 頁]

希特勒(Hitler)從德國中下階級和暴發戶獲得支持，但是德國貴族反對他。[139 頁]

制定政府的外交政策，最可靠的指南，就是從歷史學到教訓。[169 頁]

羅馬帝國衰亡史：天下再也沒有比強迫異國人民作奴隸更荒謬，且不可行。(台灣總有一天會脫離中國國民黨的統治。)[176 頁]

俄國共產黨徒永遠無法知道人民在想什麼？俄共的能耐是他們能等，但可怕的是人民比俄共更能等。[185 頁]

肯南指出俄共只是一個過渡現象，它短暫浮在俄國歷史的大河上。這個河流比任何馬克思、列寧、史達林(Stalin)的思想更深沈，最終還是俄國的歷史來決定俄國的命運。[187 頁]

美駐俄大使哈里曼(Harriman)知道要改變美國外交政策，要先改變總統的心思。但是美國總統羅斯福(Roosevelt)的健康持續惡化，所有參與雅爾達(Yalta)會議的人都看得出來，因此當時對蔣介石一面倒的美國外交政策改變很難。[191 頁]

俄共相信當蘇俄這隻大野狼站在西方任何人的門前，是沒有人敢面對它的威脅。針對俄共自我陶醉的概念，肯南就制定出國際政策。他認為西方國家只要有耐性，堅決不作任何讓步，總有一天共產黨會打敗自己。所以我們不用打仗，只要不退讓，時間一久，共產黨就垮了。[196 頁]

肯南因具有歷史學家銳利的眼光，因而能看到未來。[215 頁]

俄國令人不安的國家主義，幾百年來總在進攻和防守之間反覆進行。現在躲在國際

馬克思主義下，用甜言蜜語來欺騙疲憊且沮喪的世人(二次大戰後，世人都很疲憊)。也就是說推廣共產主義是假，進行侵略是真。[220 頁]

1946 年邱吉爾在密蘇里州(Missouri)富爾頓市(Fulton)的威斯敏斯特學院(Westminster Collage)的演說：「鐵幕已降臨戰後的歐洲中部」，和肯南於 1946 年 2 月 22 日從莫斯科(Moscow)打回華盛頓特區(Washington, D.C.)的「長電報」成爲冷戰時期的二個經典作品。[225 頁]

俄共永遠無法成爲正常國家，也無法和其他國家和平相處。[228 頁]

我們的策略就是永遠把俄共逼到不利的情況下，使他們不敢發動戰爭，這就是圍堵政策，使俄共知難而退。對肯南來說，最重要的事就是採取克勞塞維茨(Clauswitz)所說的：戰爭就是用不同的方式來進行。(圍堵就是用最少量的生命來進行不同方式的戰爭。)[235 頁]

美國擁有優勢軍力，可以永續圍堵蘇俄，逼他們遵守國際規矩。日久俄共的制度就會規矩化，對大家都有好處。同樣，美國也要教育大眾知道，政府在外交事務應有特別的權限；政府本身也要有勇氣，堅持外交政策，不受國內政治的壓力所左右。[245 頁]

杜魯門主義(Truman Doctrine)：美國支持任何愛好自由民主的人民，來反抗國內的獨裁者和國外的強權；任何人爲自由民主而奮鬥時，美國絕不袖手旁觀。唯一例外是中國，即使用全世界的力量，也無法解救中國。[256-257 頁]

俄共政權本身含有毀滅的種子(政治不民主)，美國只要堅定立場，俄共自會崩潰，世界自然和平。(中共亦同)。[261 頁]

中共不會是俄共的附庸國。如果讓俄共到中國當家，早晚會一敗塗地。肯南的看法反映出戴維斯(Davies)的看法。[279 頁]

周邊防禦戰略：美國運用海空軍力量來保護亞洲周邊的島嶼，而放棄大陸本身。這個政策使得杜魯門決定放棄蔣介石政權，但全力保護台灣島。國務院智庫(Policy Planning Staff; PPS)的第 23 號文件(PPS/23)決定：在遠東地區任何地方只要是和美國國防息息相關的，美國就要趁早地把這些地區握在手中。(台灣正是這種地區；麥克阿瑟就點名說：台灣是不沈的航空母艦。)[298-299 頁]

肯南用狄托(Tito)叛離蘇聯的例子來辯護他和戴維斯所擬定的中國政策。國防部一直無法面對這個事實，放棄蔣介石軍隊。它在 1948 年夏天還設法去搶救蔣介石。國防

部一向認為毛澤東和東歐衛星國家一樣是蘇俄的走狗，但狄托證明事實並非如此。肯南和戴維斯共同草擬的 PPS/39 文件：美國對中國政策。指出中共的勝利似乎是蘇共的勝利，但是狄托的獨來獨往，使得俄共對於控制中共失去信心。何況毛澤東控制中共要比狄托控制南共時間來得久。同時毛澤東又是非常精明的人，他知道當俄國人的走狗是不會有好下場的。[323 頁]

雖然國防部長佛瑞斯塔(Forrestal)強烈反對，但肯南堅決不支持美國介入中國內戰。他說任何人支持介入內戰，必須證明：

- (a)、美國的利益將會受到重大損失。
- (b)、美國有足夠力量介入，且能圓滿達成任務。

現在這兩個條件都不存在，何況中共又很可能是另一個狄托，所以對蔣家軍的幫助是不負責任的浪費。[324 頁]

任何共產黨徒把持的國度，早晚會背離俄國而忠於自己的國家，除非是被紅軍佔領的小國，所以中國早晚會脫離俄共。1947 年戴維斯早就說服肯南，毛澤東的成功並不等於俄國的成功。中共一直懷疑美國，假如美國繼續幫助蔣介石，只有加深中共對美國的敵意，逼得中共爲了自身的利益去和俄共站在一起。當然中共早晚會發現中俄必須分家。美國改變不了中國，俄國也作不到。有一天，中國會出現新的革命力量，來推翻中共，要不然就是改變它。當然這需要時間，不過美國是可以等的。[351-352 頁]

1949 年 4 月國務卿艾奇遜(Acheson)對英國外相貝文(Bevin)說，國民黨完蛋了；但中國人的惰性和貪婪也很快會把共產黨吞噬掉。美國對中國的政策是很理智，但不能明說。杜魯門表面幫國民黨，只是爲了擋開中國遊說團的憤怒，而毛氏卻看不出來；同樣毛氏和俄國的結合也令美國莫名其妙。肯南和戴維斯對國民黨的腐敗非常不能忍受。在 1949 年 8 月發表「白皮書」，把國民黨的缺失全公布出來。當肯南知道蔣家要把政權搬到台灣時，心裡非常恐慌。美國可能讓蔣介石據有台灣嗎？台灣位於琉球和菲律賓之間，如讓國民黨佔有，以他們的無能早晚會把台灣葬送給中共。在七月時他就提出一個戲劇性的解決辦法：美國要下定決心，把國民黨的三十萬大軍從台灣掃地出門。假如老羅斯福還在的話，他一定會如此作。可是這樣一來，會在遠東造成雷殛的效果。果然有人受不了，逼肯南立刻取消他的建議。當然這個建議是戴維斯想出來的。這個意見在國務院、五角大廈、CIA 及東京的麥帥總部都討論過(麥帥奉命支持孫立人出來掌權，但孫立人不知，反而上報蔣介石，後來被蔣家父子偽造匪諜案，把他關了一輩子)，內容包括如何勸退蔣介石，或支持台獨；反正就是不讓台灣落入蔣軍或共軍手裡。這些想法是希望把台灣併入肯南一直推動的周邊防衛戰略的範圍之內；肯南覺得這樣就用在中國內戰中選邊站。這個驅逐蔣軍的想法是戴維斯在 PPS 的討論會中提出來的。五角大廈並不喜歡出兵把台灣佔領的想法，雷斯克(Rusk)回憶：我們並沒有足夠的兵力把蔣家軍從台灣趕出去，而國內的政治環境也不允許。(雷斯克後來出任國務卿。)

建國後，毛澤東不但沒有離開史達林，反而更擁抱他。讓戴維斯感到驚訝和憤怒，這使得肯南和戴維斯的中國政策受人懷疑，艾奇遜也失去信心。肯南承認狄托的樣板不易在中國複製。不過俄共也一樣不放心，因為他們的理論權威是罩不住中共的。如果有一天，俄共被自己所栽培的徒子、徒孫所消滅，不是不可能(中共的反蘇修正好證明戴維斯的看法是對的)。肯南是俄國問題專家，而他有關中國的智識都是從戴維斯得來的。[356-358 頁]

1949年10月毛澤東建立人民共和國，立即訪問蘇聯，在莫斯科呆了兩個月。國務院並沒有注意到這一件怪事，而全力羞辱逃台的蔣介石。1949年夏季，公布「白皮書」。1950年2月艾奇遜公開發表演說，不保護蔣家政權，違反美國自己公布的周邊防衛戰略。台灣雖然是島嶼，但蔣家太腐敗了，所以不劃在防衛圈內，主要是介入中國內戰會帶來極大的災難。至於毛氏是不是蘇俄的傀儡也不明朗。毛澤東在莫斯科呆了兩個月，肯南認為其中必有蹊蹺。(毛澤東向史達林要蒙古，史達林不給，他說蔣家父子已簽了字。)[387 頁]

肯南想不出再也沒有比用美國人的生命和財產來拯救一介失去民心的政權更愚蠢的事；沒有任何一件事可以比這件更令敵人高興的。(羅斯福和美國軍方一直無條件支持蔣介石，但國務院內的中國通沒有一個不反對蔣介石。軍方和右派清算了中國通，美國終於陷入越戰。)[388 頁]

1950年2月肯南發表一篇論文：「美俄戰爭能避免嗎？」肯南自己回答：蘇俄帝國主義吞下太多土地，已經消化不了，所以戰爭不太可能。(蘇聯在1991年解體，幾百年來侵占別人的土地都吐出來，證明肯南是真正的蘇聯專家。)[393 頁]

原本因為韓國的軍事意義不大，美國不把它劃在防線之內。韓戰一爆發，肯南和每一位在華府的同仁都認為心理因素也很重要，所以決定保衛韓國。在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的當天晚上，肯南一進入國務院時，也立即推薦保護台灣；這可能是政府官員中的第一人。台灣如果落入共產黨徒手中，會為遠東帶來大災難。(肯南建議杜魯門要派第七艦隊保護台灣，後來並用舊金山合約，永遠從中國分開來。)

七月十一日，為了促成中俄分裂，肯南提議讓中共入聯合國，並擁有安全理事會的席次。這並不是說他對毛氏有所好感；艦隊護台也不是要向蔣氏示好，他對兩者都無好感。有一次他對英國大使說，西方絕不能相信中國。(韓戰爆發後，台灣才被列入周邊防衛系統。)[397 頁]

肯南曾親眼看到了俄共的殘忍，他說永遠不會相信俄共宣稱能夠改善社會的諾言。這在肯南的年青時就體會到了，所以後來他有很多機會被騙，但都能全身而退。[499 頁]

十幾年來，肯南對蘇俄的評語就像羅馬帝國衰亡史的作者吉本(Gibbon)所說的：要附庸國長期違反自己的意志來服從宗主國是不可能的。[519 頁]

在 1945 年，他就獨自看出俄國統治下，對附庸國的殘暴。也因為他能精準的診斷出史達林統治的缺點，他斷定俄共會崩潰。同樣，肯南對德政策如能被採納，德國早就統一了，不會分裂那麼久。另外韓戰前，他就建議台灣由麥帥統治。至於還給中國的建議，根本是無稽之談。韓戰時，他反對攻入北韓。而美國的未來重大事務，他建議和同盟國商量，不要在聯合國討論。這些等等都是肯南的遠見。[520 頁]

肯南認為艾森豪決定要防衛金馬外島是錯誤的。金馬的重要性，根本是行政部門胡言亂語。(當年金門炮戰戰死的人都是白死的。現在金馬要送給中共，它都不要，因為國共兩黨合作，要把國共內戰演化成國際戰爭。本來毛澤東發動金馬炮戰的目的，就是為了測試中蘇友好條約是否玩真的。他想把美國拖入戰場，看俄共會不會出手幫忙。肯南看出毛澤東的打算，堅持不介入戰爭，只護送物質或提供槍砲。當金門炮戰拖得太久，美國送十二門 8 吋大砲把廈門打平，俄共也不出手。毛澤東知道中蘇友好條約是玩假的，就停止炮擊。為了統治中國，國共可以做殊死鬥；但是為佔領台灣，兩黨卻合作無間。美國看出中國的伎倆，所以在金馬居住的人，美國發給他們的旅行護照上，註明是中國籍；台灣地區則是台灣籍。因為肯南早就看出中共可以藉口台灣佔有中國的領土金馬，合法出兵台澎。所以把台灣與金馬分得清清楚楚，不讓國共得逞。詳看維基百科全書。)[543 頁]

南斯拉夫的領導者知道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荒謬，不合時宜，但是因為他們由此取得政權，所以想盡辦法自圓其說。肯南預測：中國早晚會面對相同的困境。[547 頁]

狄托主義在國際共產主義的運動中，已不是個例，而是通例。所以克里姆林宮內領導者的想法，已沒有什麼重要。對那些老頭子，共產主義和性是一樣的。1964 年夏天，肯南對一群茫然的日本聽眾解說：我想人總是喜歡對他人展現權力，就像他們喜歡做自己高興的事一樣，和真正推廣共產主義無關。

共產黨把權力包裝在意識形態的大衣裡來騙人，有時自己也信以為真，我想列寧就是這樣。但是一旦政權老化，意識形態就退色了。就開始去騙取民心，希望獲取名聲、膜拜和尊敬，因為這是鞏固權力的要素。至於那些人的小孩呢？他們成群結隊，拉關係，走後門，追逐最新的髮型，侵占良家婦女，聽披頭合唱團，炒地皮。對共產主義這種意識形態再也沒有胃口。(肯南在五、六十年前就預測出太子黨的出現，實在驚人；這像不像今天在台灣的中國國民黨權貴的後代？)

1964 年 11 月，中共核爆成功。肯南在紐約時報發表：「美國應該如何對付中國？」肯南說中國這個了不起的國家，位居亞洲心臟。我們對它的友善常常超越其他國家。也經常保護中國主權(門戶開放政策)。

太平洋的戰爭，有一大部分是為中國人打的。現在中國落入一群大聲叫囂的狂人手中，用過時及似是而非的意識形態，吸收亞洲人；在馬克思主義中尋找理由進行獨裁；把馬克思主義和傳統的民粹結合在一起；把他們的權力和自古以來自以為是世界中心的傲慢和虛假連在一起；對從歷史稍微有一點關連的土地，宣示主權；散布對美國的仇恨，從意識形態來醜化美國，也對美國阻擋中共軍事擴充的努力加以妖魔化。[582 頁]

1965 年 3 月，當美軍介入越戰逐漸加深時，肯南私下表示，他很擔心美國在東南亞的作為。他認為政府已失去理智。5 月肯南寫信給他的太太說，我感到毛骨悚然，看來詹森總統失去了大腦。(1954 年 11 月國務卿杜勒斯把戴維斯開除掉，而其他中國通也被逼退，從此美國在亞洲的戰略錯誤百出。)[591 頁]

肯南說胡志明不是希特勒，就算他贏了，也不會當中俄的傀儡。美國如果要打贏他，代價會超乎所有人的想像。美國像一隻大象，只因為有一隻老鼠在身邊，就每天亂蹦亂跳，非常失態。[592 頁]

對肯南來說，甚麼叫做獨裁政權？只有一個人擁有絕對的權力；他有辦法控制別人的行為和思想；隨意升遷或降低部屬的職位；對會拍馬屁的人急速提拔，而對受貶的人非常殘忍；不在乎人民死活；只要我懷疑你可能侵犯我，不管你做不做，也要懲罰你；和西方人的互動常常神經過敏；對外國觀察家也很害怕；想盡辦法盜取情報；高深莫測；製造神話；百姓敢怒不敢言；處處作假；有計畫的宣傳謊言；竄改歷史。(像不像蔣介石？)[619 頁]

現代戰爭四十分鐘就可以毀滅地球。[621 頁]

1983 年 1 月 17 日極機密文件——NSDD-75，顯示雷根仍然進行肯南的圍堵政策。[658 頁]

2002 年秋天，肯南譴責布希進軍伊拉克，同時責備民主黨沒有勇氣阻擋布希的錯誤。(肯南快一百歲了，但頭腦仍然很清楚。)[690 頁]

只有肯南能夠預測：美國和他的盟國能令俄國有打敗自己的一天。[694 頁]

肯南之所以有如此本能，因為他勤讀歷史：

- 一、羅馬帝國衰亡史指出，極權必敗。
- 二、俄國文學家作品所顯示出來對共產革命帶來的變遷，非常厭惡。
- 三、肯南覺得共產黨徒也是人，實在無法經得起太多的挫敗。
- 四、只要我們堅持不讓步，共產黨徒早晚會加入我們的行列。

五、對美國開國元勳所建立的精神，有永恆的信心；共產黨徒也無法抵擋民主和自由。

圍堵政策成功的先決條件：耐性、堅定、機警。這些話每個人都會說，但只有從肯南的口中說出來，才能令人信服。學習歷史，瞭解過去，是對外交家和戰略文最好的磨練。

肯南的歷史知識由三個階段培養出來：

- 一、在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時代學習歐美的歷史。
- 二、當外交官時，勤習俄國文化。
- 三、在國家戰爭學院授課時，勤讀有關大戰略的經典作品。[695 頁]

作者評論：肯南的偉大是因為他能超越時空，誨人不倦。[698 頁]

後記：肯南 1904 年 2 月 16 日生，2005 年 3 月 17 日逝世，享年 101 歲。他一生領導世人，打敗不少極權國家；他留下來的圍堵政策，仍然是美國用來對付任何集權國家的最佳武器。最近美國重返亞洲，對中共開始圍堵(參看司徒文在今年 9 月 13 日發表的文章<美國重返亞洲政策及台灣的角色>)，會不會成功？讓時間來證明。

China Hand

約翰·戴維斯自傳

Auto-biography of John Paton Davies, Jr
2012 年賓州大學出版

1908 年戴維斯(Davies)出生在中國四川一個非常偏僻的鄉村——崎頂。他的父母親 1906 年就在此地傳教。[原文第 10 頁，以下同]

1931 年他從哥倫比亞大學畢業，1932 年 1 月進入外交部。[17 頁]

孫文爲了得到蘇聯的幫助，於 1923 年派蔣介石到莫斯科考察。不久俄國人建立黃埔軍校，蔣介石被任命爲校長，教官由蘇聯人擔任，領導人爲 Vasily Blyukler(中國人稱他爲加侖將軍)。

1925 年孫文去世，蔣介石經由一系列的政變，自命爲孫文的繼承人。

1926 年蔣介石不顧蘇聯教師的反對，堅持北伐。當他到達江浙自己的地盤時，首先利用共產黨罷工，把孫傳芳趕走，接著用軍隊和黑道把共產黨員一天全殺光(1927 年 4 月 12 日上海清黨)。

1927 年 12 月蔣介石和宋美齡結婚，孔、宋、蔣、孫成爲親家。

日軍於 1931 年佔領東北，但蔣介石並不在乎中國的存亡，處心積慮消滅中共。

1934 年的第五次圍剿，逼迫中共 6000 英里「長征」，最後進入陝北。由於不顧外敵，只顧追殺紅軍，終於在 1936 年底爆發西安事變。1934 年圍剿政策的成功，完全拜德國將軍 Hans von Seeckt 的策劃之賜，繼任者 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在 1936 年底日軍大舉入侵中國時，負責中國軍隊的訓練，兼指揮作戰。台兒莊戰役就是他打的。

戰爭初期，蘇聯提供大量軍援，但並不是交給中共。援華最有名的兩位將軍 G. K. Zhukov 和 V. I. Chuikov 就是攻入柏林的兩名蘇軍統帥。不久因爲蔣介石不肯重用他們，只好回國。因爲有了德蘇顧問的經驗，當史迪威(Stilwell)被任命爲中國戰區的參謀長，蔣介石認爲還是一樣，所以他也不在乎。[43~44 頁]

1942 年 2 月國務院指派戴維斯到史迪威領導的美國援華代表團服務。[46 頁]

蔣介石軍事上的致命傷就是定點防衛，把主動權交給日本。[48 頁]

1942年6月史迪威向蔣介石建議，收編300師，這樣反而會增加戰力，因為每個師的兵員和武器都不足，加上指揮官也沒有作戰能力。要一個人全權負責，堅持賞罰分明。宋美齡告訴史迪威，這些事德國顧問早就說過，沒有用；五年前陳納德也提過，都沒有下文。蔣介石說我把這些沒用的軍人開革掉，我還指揮誰？(馬歇爾(Marshall)說得好，蔣介石想當皇帝，所以只用聽話的人。)[52頁]

譬如說在緬甸的第五軍團，英國人按45000兵員的數目發放糧食、鹽和部分加菜金。但是英國相信實際不會超過28000人。後來英國人發放了24萬盧布給杜聿明將軍，結果英軍發現師長們都不知道這件事，杜聿明也不肯出示發錢給士兵的證明，後來英國人乾脆不發。[53頁]

從1937年起，蔣介石就知道他打不過日本，只能期望美國或蘇聯替他把日本人趕出去。他私下儲存兵糧，準備戰後和中共決戰。可是他的宣傳機構給人的印象是中國全國總動員，而且英勇奮戰。

史迪威認為美國應該用援華武器來討價還價，逼他去打日本。但是白宮——羅斯福總統、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和柯里(Lauchlin Currie)——都不願這樣作。史迪威提議幫蔣介石先整編三十師，接著再訓練三十師，到1943年底，再加三十個師，這樣的兵力不但可以逐出日軍，也可以鞏固他的政權，但是蔣介石不為所動。因為這樣做軍隊就完全控制在美國人的手中。(蔣介石寧可亡國，也不願失去私人的權力。)[54頁]

因為美國給中國的物質有限，所以總統派特別顧問柯里到中國去化解蔣介石對美國的不滿。很不幸柯里很快被洗腦，建議調走大使高斯(Gauss)和史迪威，自己取代高斯。馬歇爾和斯廷森(Stimson)認為誰也取代不了史迪威，反對調走他。(史迪威不只是一名猛將，而且會說中國話，精通中國的國情。)[93頁]

1942年10月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威爾基(Wendell Willkie)到中國訪問。蔣介石打算在他身上下工夫，首先不讓他接觸美國大使高斯。這個大使知道太多中國的真相，宋美齡當然是客人和蔣介石之間的翻譯者。蔣介石讓他又吃又喝，灌盡迷湯，希望他可促成陳納德取代史迪威，也取得蔣介石認為無所不能的空中武器——飛機。這些吃喝玩樂也許會帶來一些中國的需求。但真正引起這位老兄的興趣還是宋美齡本人。當情況特殊時，她會收起專橫的本性，散發迷人的溫馨，常令外國人拜倒石榴裙下，強韌如陳納德在初識宋美齡時，就說她永遠是我的公主。當然這個空心大佬倖威爾基更不是對手，何況宋美齡比平常更加把勁。譬如穿著一身空軍將領的服裝，來參加茶會，並打開心扉向威爾基透露我實在為你意亂神迷。威爾基實在太感動了，臨別時，當著她丈夫面前硬邀宋美齡跟他一起回美國，他答應幫她爭取她所要的飛機。(有關宋美齡和威爾基之間的互動，參看李敖對這件事的詳細報導。)[95頁]

陳納德交給威爾基他在 1942 年 10 月 8 日寫好的信，請他交給羅斯福總統 (Roosevelt)。信中他保證他只要 105 架戰鬥機、30 架中型轟炸機、12 架重型轟炸機及必要零件，在一年或六個月就可打敗日本。同時，他要求全權取代史迪威，這樣一來，中國將永遠成爲美國的朋友。馬歇爾將軍不恥的說：這全是廢話：第一、飛過駝峰的空中運輸根本無法充分支持空戰的必須品；第二、運送一噸的炸藥需要十八噸的物質才能運到中國的基地；第三、中國根本無法保護空軍基地。羅斯福知道蔣介石喜歡陳納德的計畫，爲了避免中國退出戰場，他傾向陳納德的妙方。[47 頁]

中國軍官不想打仗，從在印度拉姆噶 Ramgarh 整編的中國軍人就看得出來。一位會中文的美國軍官感到非常奇怪，在中國更不用說：貪污非常普遍。愈靠近日本佔領區愈可怕。中國指揮官一旦把妻小安頓下來，便進行戰區的走私活動。有一次，英軍想炸毀一座中日雙方進行買賣的橋樑，中方叫英軍走開，不關你們的事。在雲南和中南半島間的虹口，中日交易非常頻繁。在特定的時段，兩邊渡輪絡繹不絕，中國駐軍從日軍地盤取得米糧。有一次，在一月底米糧沒有在特定時刻送達，日軍還特意通融，延長開放時段，以便米糧可以送到中方。中日兩方都一樣腐敗，只是日本軍還會接受命令去打仗。史迪威除了租借法案的物質可以和蔣介石討價還價外，實在拿不出好方法逼蔣介石抗日。美國的報章雜誌對中國過度誇獎，且有許多無知的美國人在背後推波助瀾，所以任何美國人想改變中國政策，稍一疏忽，就被中國高深莫測的政治手腕打敗。不管你怎麼勸說或給與再多的物質，中國人就是不會去打日本人。

許多中國的軍官私下感謝史迪威，認爲只有他能使中國軍隊重生，當然也有不少人恨他，但是政敵對他在印度拉姆噶(Ramgarh)的整訓也不得不佩服。假如有一天奇蹟出現，中國會採取攻勢，那將是史迪威一個人的成就。說這種話的人根本低估了蔣介石的老謀深算，加上羅斯福對他的全力支持，史迪威只有讓步。深受挫折的史迪威對戴維斯說：戰爭結束後，只想帶一條狗到森林去蹣跚，不想見任何生人。[103 頁]

在中國戰區，唯一不受戰區總部或美國大使館監督的美國機構就是中美技術合作所，領隊是一位海軍上尉邁爾斯(Milton E. Miles)。海軍派他管理氣象站，收集敵船的情報，最終是準備美軍登陸。因爲他的工作都在敵後，所以和戴笠建立合作關係。戴笠的主要工作是針對國內政敵，而不是外敵。整個組織就像是黑社會一般，爲利是圖。有時出賣自己人，把秘密賣給敵人；例如 1943 年日本破獲在南京的中國秘密組織就是一個例子。[130 頁]

在中印緬戰場，美國的情報負責人多那曼(William J. Donovan)中將自己建立情報網(他不相信戴笠)。他能滲透中南半島的日軍，救出胡志明。戰後一起和胡志明進入海防市。[135 頁]

邱吉爾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學到教訓，所以對二次大戰的對策是：

- 一、保存實力；兩敗俱傷的勝利是毫無意義。
- 二、爲了英國的強盛，要恢復帝國版圖，甚至加以擴充。
- 三、阻止中國成爲強國。
- 四、延遲開闢第二戰場，讓德、俄打個你死我活。

中國的政策一樣從政治來考量。史迪威對中國人的作法太瞭解了，他知道蔣介石要保存實力，讓別人去打日本人。

英國人根本不認爲中國會對日本採取任何行動。

蘇聯也不會眼睜睜的看著中共被蔣介石消滅掉，所以很可能會介入內戰，美國到時候也會被迫加入。美、俄交戰可能無法避免，除非美國願意把中國的北方或東北讓給俄國。[137 頁]

戰後我們是否要把日本變爲廢墟，或建立強大的日本來平衡亞洲大陸的新勢力——俄國(Russia)？我問英國人，也問魏德邁將軍，他們同意支持日本重建。日本人不知道真相，還以爲美、英決心剷除天皇，奴役日本百姓。結果日本人放棄投降，願意戰到一兵一卒。[141 頁]

1943 年 11 月的開羅會議，中方問英方有多少兵力投入亞洲戰場？英國人婉轉的說，需要兩個小時才能算出來。最後什麼都不說。基本上，美、英都不相信中方能守口如瓶。任何事一到中國人的手中，遲早會傳到東京。中國在打敗日本中能扮演什麼角色，盟軍已無人理會。

唯一把中國列爲強權的只有羅斯福一個人，這種一廂情願的想法連軍方也不同意。他們只希望中國把日軍拖住在中國戰場上，再也沒有其他的奢望。[145~146 頁]

蔣介石對緬甸的戰事，根本没胃口。對抗日本，他是一個失敗主義者。他向史迪威說，三個中國師才能抵抗一個日本師；若要進攻，六比一。實際上他在滇緬戰區的優勢，比這個數目還大，但他仍然堅持不進攻日軍，去突破封鎖線，或打通中印的公路。他寧願消極的等待美軍飛越駝峰的空中補給。要不然就是等待有一天，美國打破日軍的海岸封鎖線，來援助他。[147 頁]

開羅會議是蔣介石第一次參加大國會，不得不表現出一付驍勇善戰的姿態。但內心又百般不願意去打日本，一直天人交戰，時常找藉口把不戰之罪推到別人的身上。英國人也順水推舟，想盡辦法不在中印緬戰場上有所作爲。邱吉爾說，他憎恨叢林作戰，所以對日作戰，只好取決於太平洋的勝負；而亞洲大陸的成敗，只好看俄國的臉色。史達林(Stalin)在德黑蘭向羅斯福表明好幾次，一旦德軍投降，俄國就會像日本宣戰。如此一來，邱吉爾就認爲中國的軍事意義更加無足輕重。非中國不可，只是羅斯福個人一廂情願的想法。[148 頁]

外交部有一位中國通，名為佩克(Willys Peck)，不但中文流利，又和蔣介石結交多年，人品也佳，是伴隨羅斯福的最佳人選，況且國務卿的遠東顧問馮倍克(Stanley Hornbeck)也極力推薦他。但是羅斯福不願意用他。羅斯福的剛愎自用，不顧他人的想法，一心一意栽培蔣介石，希望能共同建立戰後的新秩序。總統特別助理霍普金斯說他實在不知道宋美齡對羅斯福說的話是蔣介石的本意，還是宋美齡的說詞。蔣介石和羅斯福私下見了三、四次，但沒有紀錄。也因為沒有中國問題的專家參與，使得後來的官員在處理中美事務，經常不知所措。[149 頁]

1943 年 12 月 1 日的中美英開羅宣言，明確表示蔣介石和羅斯福兩人對滿州和台澎的心願，他們將歸還中國。這一聲明使得接下來的總統非常困擾。處理領土必須經過和平會議討論，也必須經過公民投票，這兩項羅斯福都沒做。

羅斯福認為，我大方的慷敵人之慨，希望說服中國不退出戰場，繼續抗日。其實台澎仍然是日本的領土，羅斯福的信口開河，根本不具法律效應。(日本人沒有簽名，如何處理日本人的土地。)[150 頁]

1944 年 4 月中旬，當日本的海上運輸遭到日益增多的潛艇封鎖和空中攻擊時，中印緬戰區的印佛爾(Imphal)戰鬥方酣，日本同時發動「一期(ICHIGO)」戰事。「一期」戰事的目標之一是打通從滿州到中國最南方路上交通，另一個目的就是不要讓第十四航空隊利用中國東部的空軍基地打擊日本海陸運輸。只要這兩個目標達到，集結在中國西部的中國軍隊就無法和從海岸登陸的美軍連合在一起。

日本投入十五師兵力，開始橫掃中國北方，並向南方推進，目的在佔領南北向的鐵路幹線和東南部的空軍基地，不要讓陳納德飛機騷擾日本人。日本在北方進軍，輕而易舉的橫掃比日軍數量還龐大的中國軍隊。到初夏時，日軍進入中國中部。蔣介石和陳納德一反 1942 年及 1943 年向羅斯福總統信誓旦旦的保證，反而擔心第十四航空隊的基地。雖然陳納德的空軍數量及地面的中國人員遠遠超過日軍，日本人仍然勢如破竹的把空軍基地一個個佔領。史迪威和馬歇爾早就說過空軍的威力，必須要地面部隊能守住基地才能發揮功能。

日本發動的「一期」戰事很快完成任務。一支縱隊甚至深入西部，讓重慶、昆明的官員大驚失色，只要再向前推進四、五十英里，將會造成莫大的災難。幸好日本被迫停止前進，並不是蔣軍的英勇抵抗，而是惡劣的冬天阻塞了日軍的補給。[187 頁]

從無法阻擋「一期」戰事的慘狀，顯示蔣軍的領導能力根本不存在，將來美軍打敗日本本土的日軍，這些駐紮在中國的日軍仍然可以負隅頑抗。從「一期」戰事的慘敗，馬歇爾了解除非史迪威領導全中國軍隊，中國戰場是完了。羅斯福要蔣介石交出軍權，蔣介石反而逼美國調回史迪威和高斯大使。[190~191 頁]

首先史迪威早就知道中國有些軍隊是蔣介石指揮不動的，至於他指揮得動的軍隊，

他將權力分散而不集中，因為他不相信認何人。被斥為笨蛋的人，他留下來當參謀，而對任何和高級指揮官有關的重要事項，絕不授權，事必躬親。在這種領導系統下，叫史迪威率領軍隊打仗，根本不可能。那他為什麼接受這個認命？作為軍人，宣稱有些事是不可能，有違美國軍人本色。如今中國已經面臨生死存亡之關頭，而他的上司要他去承擔這個不可能的任務，他只有服從，別無選擇。對美國人來說，派往中國就如同蘇聯人被派往西伯利亞，都是吃力不討好的差事。[196 頁]

蔣介石把最優秀的軍隊用來包圍共產黨，白白浪費四十萬大軍，令史迪威非常不滿。史迪威沒有親眼看過共產黨的軍隊，但從各方面傳來的報告，給他留下很深的印象。1942 年 6 月共產黨約有 45 萬正規軍，200 萬民兵。不過他們裝備奇差，兵比槍多，子彈也缺乏，只能偷襲日軍，或進行游擊戰，不能有什麼大作為。至於槍枝也是七拚八湊，雜亂無章。假如他們有一些起碼的裝備，將是中國最有效的軍隊。因為他們的軍律嚴明，士氣高昂，且深獲民心。反而蔣介石活在一個與世隔絕、虛無飄渺的幻境裡，根本不知現實是怎麼一回事。但他卻知道如果美國武裝共產黨去打日本，他的國內敵人將獲得武器，拚死也要反對到底。[199 頁]

由於中緬戰區戰況危急，羅斯福總統應馬歇爾的建議，要蔣介石把所有兵權交給史迪威，以應付日益崩潰的局勢。蔣介石惱羞成怒，要羅斯福調史迪威回美國。羅斯福怕蔣介石投降，只好調回史迪威，由魏德邁取代史迪威的一部分職務，其他部分則廢除。[202 頁]

1944 年 10 月 21 日，史迪威打包回美。他的去職象徵美國對華的援助，劃上了悲劇的休止符。[205 頁]

假如史迪威真正掌兵，將會摧毀蔣介石利用軍隊的無能和庸俗所建立起來的統帥權。[206 頁]

由於美國人受到宣傳的影響，總以為全世界的人都和美國人有相同的想法。譬如說對入侵的外敵都會全力抵抗，殊不知中國人和蔣介石早就將戰爭放棄了。只因為美國政府天真的認為對日戰爭非有蔣介石和中國不可，結果他們就對美國予取予求。[207 頁]

回顧 1940 年代，中國對日作戰一點助益也沒有。長期的內外交戰已非常疲憊，根本不能打仗。又蔣介石不得民心，因此美國政府期望中國軍民奮起殺敵，實在是緣木求魚。[208 頁]

我們給了蔣介石那麼多的物質，都跑到哪裡去呢？從 1945 年到 1950 年的內戰全部送給中共，美國人看起來就像是紅色軍隊的補給官。

邱吉爾對中國軍事地位的評價，比美國準確得多。他認為在打敗日本，中國所扮演的角色是微不足道。對中國內政，英國人自知無置喙之餘地，所以在中國內戰期間只能袖手旁觀。相對的，美國全國上下一片焦慮，形成強烈的對比。[209 頁]

1944 年底，戴維斯覺得中共將取得中國。是的，他們佔有 85 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九千萬的人口。除非蔣介石能取得像日本入侵中國那麼龐大的武力，否則無法打敗中共。當時沒有人能提供那樣的兵力。現階段中共的軍事和政治都比蔣介石強，因此中共將擁有中國，決定中國未來的命運。[225 頁]

蘇軍向日本宣戰所要的代價：

一、維持蒙古現狀，也就是繼續實質的作蘇聯的衛星國，雖然中國仍然擁有對蒙古的主權。(後來進一步讓蒙古真正脫離中國而獨立的始作俑者是蔣家父子。美國與英國都同聲對蔣家父子譴責，參見李敖對蔣家父子如何出賣蒙古的描述。)

二、取回日俄戰爭蘇聯失去的特權。

三、收回庫頁島南半部。

四、租借旅順、大連，掌控中東及南滿鐵路。 [249 頁]

1947 年，共軍從戰敗的日軍和投共的蔣軍獲得大量的武器，開始攻擊蔣軍，二年內就把國民黨趕出中國。

美國對國民黨的援助，我(戴維斯)說，如果没有伴同政治、經濟和軍事的改革，再多的補助，只換來更多的貪瀆。其實我懷疑國民黨具有任何改革的能力。[300 頁]

美國在大戰後，可以幫助遠東國家重建，但幫助的對象必須也是能自助者，故亞洲人必需先挑起重建的重擔。對歐洲人的幫助，我們可以估算大約需要多少；至於亞洲，單一個中國來說，風險就算不出來，當然美國至少要不作一些人道上的援助。[302 頁]

軍事上來說，國民黨從我們得到的援助，遠大於共軍從蘇聯所得到的，加上超優勢的兵源，應該可以不費吹灰之力贏得內戰。但他們打敗了，原因很簡單，兵貪將婪，失去民心。(蔣介石自己在革命研究院所講：將逸兵驕)[303 頁]

基本上，我認為對華政策應該考慮到一些基本原則：我們應該認知當地有一些力量，不是我們所能掌控。因此我們必須順著民意，反而更能影響中國的未來。蘇聯也同樣不可能左右中共去威脅美國，假如中共和俄共連接不起來，中國對我們就沒有太大的威脅。

我們應該壯士斷腕，不要聽信中國遊說團及中國政府的謠言。我們要有效的展現我們的實力，不要被人牽著鼻子走。美國的軍力不能有效的在中國開展，除非付出驚人的犧牲。蘇聯的成功是因為他們採取政治、文化的手段，美國最有效的方法是政治、文化

和經濟，我的建言後來都成爲國家政策，如國務院文件 PPS/39，國家安全會議文件 NSC/34。(因爲戴維斯的政策使得美國軍力不介入內戰，救了二千萬的中國生命，以及一百萬的美軍生命。這些數字是從越戰的傷亡推算出來，因爲中國的內戰大約是越戰的二十倍。)[304~305 頁]

就如同對毛澤東早期提議要和美國對話一事嗤之以鼻，華府也一樣不用胡志明 1945 年向美國提出對話的要求。我在 1948 年的分析是：

中南半島的局勢已相當惡化，越共取得了愛國運動的主導權。他們用愛國心來抵抗法國的正規軍。法軍在中南半島的節節敗退，只因不和胡志明談判，想另起爐灶，扶持投靠法國的越南人。就算法國一時得逞，也不會太久，唯一的希望就是允許越南獨立，否則擋不住越共的攻勢。法國不想根本解決問題，以拖待變，結果造成越共勢力不斷的成長，法國終於撤出越南。

美國雖然有意幫助法國，但我實在拿不出什麼好辦法。承認越共就像承認中共才是對美國最有利的政策。因爲美國可以在亞洲建立權力平衡。但是 1948 年國內右派方殷，兩者都做不到。華府的一些好戰分子，對共產黨一支獨秀的盛況非常不以爲然。沒有出兵已很難了，還要他們冷靜而理智的思考問題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提出下列對策：

美國以中立的態度去面對交戰的雙方，如果投靠法國的越南人能建立起一個廣受亞洲各國支持的政府，美國就承認它，要不然就承認胡志明。

我不知道國務院對我的建議採取何種行動？我只眼睜睜的看到法國一步步的陷入泥沼。至於華府不聽我的建議，不採取客觀中立的立場，也一樣把美國拖入充滿毒性的越南戰場。[318~319 頁]

在戰後五年間，有一連串震驚的事發生。其中有三件可怕的大事都在短短的四個月之內發生：一、蘇聯核爆成功，美國被迫進行氫彈研發；二、國民黨逃亡台灣；三、伊爾斯(Alger Hiss)，一個受人尊敬的官僚體系中的菁英，被判間諜罪。

爲什麼我們會丟掉中國的問題，開始陸續的出現在頭版報紙上。(肯南曾強烈的反駁持有這種論調的右派分子，中國幅員廣大，歷史悠久，美國從來就不曾擁有，那來丟失。)[322 頁]

1950 年 2 月 9 日，參議員麥卡錫(Joseph P. McCarthy)在西維吉尼亞州飛林市(Wheeling)發表演說，聲明他有 205 名在國務院內工作的共產黨員名單。這個不實的消息只不過爲了博取版面，使他能在維斯康辛(Wisconsin)贏得選票。本來沒有人會去理會他，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久真的一發不可收拾。總統、國務卿都受到攻擊。這些不實的流言，到處流竄。民主黨的人怕了，共和黨也推波助瀾。中國通，如：約翰霍普金斯(John Hopkins)大學的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哈佛大學的費正清(John K. Fairbank)、時報的懷特(Theodore White)和我都被誣陷爲共產黨的同路人，而塞維斯(Jack Service)被控爲間諜。史迪威將軍(Stilwell)說人民應該知道真相。像現在一面倒的美化蔣介石，根

本無法進行對日作戰，所以我出來為塞維斯辯護，把中國的腐敗講出來是史迪威下令的，他最後終於獲得清白。[325~327 頁]

1954年11月5日下午兩點半，我走進國務卿辦公室。沒幾步迎面站著杜勒斯(Dulles)國務卿和法律顧問弗利噶(Phleger)。杜勒斯說忠貞安全委員會決定我不是共產黨，也沒有忠貞的問題。但我缺乏判斷力，鑑別是非的能力也不可靠，所以必須離開外交部；說穿了：滾蛋！[3 頁]

我告訴在祕魯利馬市的妻子，我原可以選擇辭職，然後默默的走開；但為了我們的尊嚴，我昂首迎戰，不計後果，往後日子一天一天勇敢的過。我知道對妳是一大打擊，但我相信我們要抬頭挺胸過著更快樂、更自由的好日子，這正是我期待的一面。六個月後，法國在奠邊府全軍覆沒。美國因為被剝奪了一位最出色的亞洲問題專家，終於盲目的陷入越南戰場。(假如不是因為美國政府在1954年把戴維斯開除掉，美國也不會介入越戰，也就不會有五、六萬美軍喪命疆場，賠上百萬越南軍民的生命。在近代歷史上，再也沒有一個人像戴維斯一樣，他的去留可以決定千萬人的生死。)[7 頁]

戴維斯回到利馬尋找工作，試圖國際貿易、肥皂工廠、出口木材，最後定下來做傢俱。雖然是生手，不久就得心應手，贏得國際設計獎。1964年全家返美。1969年因為越戰失利和其他外交的節節敗退，終於洗刷了清白。但沒有恢復工作，也沒退休金，由於生活拮据，又搬到西班牙、巴黎、英國，最後終於在1979年搬回北卡羅來納州(North Carolina)的艾西維爾市(Asheville)長住，進行回憶錄的撰寫。在西班牙的日子，全家過著有如吉普賽流浪的生活。1999年12月23日戴維斯離開人間。五個月後，他的太太帕翠麗夏(Patricia)也隨他而去。她經常提起，一旦戴維斯走了，她的任務就完成了。[333~334 頁]

許許多多右派耀耀欲試的反共行動，戴維斯早就建議進行，好笑的是他被控左傾，被外交部開除。飛聶(John Finney)在紐約時報雜誌說：戴維斯的不幸是因為他的眼光看得太遠，幾乎有先知的本領。他很早就看出，只要我們使中俄分裂，冷戰就結束，兵不血刃的戰勝共產黨。(肯南的圍堵政策和戴維斯的戰略不謀而合。)[338 頁]。

麥卡錫旋風隨著1957年麥卡錫去世而煙消雲散。不過當哈里曼(Averill Harriman)就任外交部遠東局長時，局裡有如經歷一場大劫難，遍地屍骨。(中國通都不看了。)

美國雖然有一流的武力，在外交上仍是一個未成熟的國度。到今天那些精通外國語言、文化的外交官仍然常被視同外國人。所以軍人承擔重任，經常贏得不切實際的戰果。從軍中樂隊的人數遠比外交官的總額來得多，就可以看出美國的外交是多麼不受人重視。一個心智清醒的讀者，當會看出把一個出色、有經驗的人在他登峰造極的時刻開除掉，對國家造成多麼大的損失。(要不是戴維斯的反對，美國將在中國內戰死上百萬大

兵，炸死二千萬中國的軍民，而中國土地將化為廢墟。戴維斯也建議把蔣介石的殘兵敗將趕出台灣，要不然國民黨早晚會把台灣拱手送給中共，如今不幸而言中，見肯南傳 356 頁。後來韓戰一爆發，他立刻建議肯南向總統要求派第七艦隊保護台灣，從此台灣成為第一島鏈的一環，永遠受美國保護。善良的中國百姓和台灣人都應該對這位有如先知的外交家表示最高的敬意。)[338 頁]

辜振甫與中共會談的實相

摘自《勁寒梅香》

一個原則 各自聲明

一九九二年十月底，就在國統會針對「一個中國」的涵義作出決議後兩個多月，雙方政府正式授權的兩岸兩會代表，在香港舉行會談。

從十月二十八日到三十日的三天協商會談中，在大陸代表的主張下，雙方針對「一個中國」原則的涵義如何表述的問題，曾經進行討論，也各自提出具體意見。

會談過程中，大陸先提出五種「一個中國」的表述方案，台灣稍後也提出了五種方案作為回應，但是，雙方都表示無法接受對方所提有關「一個中國」的各種表述方案。台灣方面再依據雙方所提的方案加以修正後，提出三種方案，大陸方面仍表示無法接受。幾經討論而無結果，兩岸協商一度面臨觸礁的危機。

香港會談結束前，海基會代表奉命提出新的解決方案，針對大陸方面要求就「一個中國」原則有所表述的問題，海基會建議：雙方採取口頭上各自表述自己立場的方式，在彼此尊重下，暫時擱置這項重大爭議，以便進入正式議題的協商。

海協會代表在會談期間，並未對海基會提出的這項最新建議，作出答覆；他們在一九九二年十月三十日離香港返回北京。同年十一月三日，海協會副秘書長孫亞夫，以電話告知在台北的海基會秘書長陳榮傑，表示「尊重並接受海基會的建議」。同時，透過新華社發布新聞，公諸於世。

新華社是一個完全屬於大陸官方的新聞機構，對外發布的消息，代表大陸當局的意見，一定要經過授權。十一月三日新華社向全世界發布的這一則新聞，具體指出：「在這次工作性商談中，海基會建議採用兩會各自口頭聲明的方式，表述一個中國原則，……海協會經研究後，尊重並接受海基會的建議，至於口頭表述的具體內容，則將另行協商。」

辜振甫指出，在兩岸互動過程中，這是一件何等重大的事情——大陸接受台灣的建議，成為兩岸數十年來第一個正式的政治妥協！他說，因為有了這個妥協，一九九三年四月的辜汪會談，也才有召開的可能性。

事情不如預期的樂觀，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大陸方面透過海協會致函海基會，一方面提及「我會充分尊重並接受貴會的建議」，再度表達十一月三日的相同立場；但是，在同一封信函中，卻提出「在這次工作性商談中，貴會代表建議在相互諒解的前提下，採用貴我兩會各自口頭聲明的方式表述一個中國原則，並提出了具體表述內容（如附件），其中明確了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信裡並附了海基會代表在香港會談時提出的表述方案中一項。片面聲稱這就是台灣方面口頭表述的內容；同時，也一併附上大陸方面作為其口頭表述的方案一種。大陸將香港會談的結果以及後續的發展，片面宣稱為「雙方以口頭聲明的方式確認『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隨後進一步改說「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一九九二年兩岸兩會的共識。這種說法

與事實經過不符。台灣各界則一直以「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作為一九九二年兩岸會談過程及結果的簡稱。

海基會在十二月三日，函覆海協會表示：「我方始終認為，兩岸事務性之商談，應與政治性之議題無關，且兩岸對『一個中國』之涵義，認知顯有不同。我方為謀求問題之解決，建議以口頭各自說明。至於口頭說明之具體內容，我方已於十一月三日發布之新聞稿中明白說明，將根據國家統一綱領及國家統一委員會一九九二年八月一日對於『一個中國』涵義所作決議加以表達。」海基會去信表達我方對於中共來函持不同的意見與立場，大陸方面沒有再回函表示任何意見。依據一般慣例，既然不再回函，這就代表大陸已經接受我方有不同意見的存在。

當時，兩岸都感到建構協商管道的迫切性。因此當兩會代表就「一個中國」的爭議問題取得妥協的方式之後，兩岸也共同開拓了推動兩岸協商的廣大空間。當然，雙方並沒有忘記。這個政治爭議只是暫時擱置，問題並沒有實質解決。

辜汪會議 各自表述

辜振甫始終認為，兩岸都有責任，為有朝一日共同解決高度爭議性問題，先營造出良好的氣氛、創造出有利的條件。

在雙方互相諒解與互相尊重下，兩岸兩會協商的時代正式揭開了序幕——辜汪會談於一九九三年四月在新加坡舉行。

辜振甫認為，第一次辜汪會談能獲得突破性的成果，關鍵在於就「一個中國」的原則上，雙方得以「各自表述」其內涵。

一九九五年六月，李登輝總統接受母校美國康乃爾大學的邀請，以私人身分訪問，並發表演說。

同年下半年開始，大陸一再聲稱李登輝總統應邀前往美國康乃爾母校訪問等作法，是「公然製造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活動」，同時以兩岸氣氛不佳為由，片面延後第二次辜汪會談的舉行。

一九九六年三月，大陸又以台灣舉行第一次公民直選總統為由，在台灣海峽引發飛彈危機，四月底並公開宣稱：一九九三年辜汪會談前，海基會與海協會就「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達成了口頭共識」。這是大陸再一次片面曲解一九九二年的事實。

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日，中華民國第九任總統李登輝就職，並發表演說。

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二日，海協會否認兩岸之間有「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共識，宣稱「雙方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才是一九九二年的共識。引發了兩岸之間對於當年解決「一個中國」爭議的過程與結果的爭論，也因此一再延宕兩岸關係回復正常的時機。

兩岸爭執 幾無寧日

一九九九年李登輝總統面對外國媒體詢問對「中共視台灣為叛離的一省」的看法時，表達「兩岸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而非一叛亂團體，或一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的『一個中國』的內部關係」。李總統的回應，是針對記者的詢問內容，也是針對大

陸一貫的兩岸定位主張而發。從台灣絕大多數民眾的觀點，幾乎沒有人贊同台灣是以大陸為中央政府轄下的一個地方政府。辜振甫在大陸的要求下，將台灣民眾的看法忠實地轉達給北京；不料，北京卻透過官方媒體，對辜振甫進行人身攻擊與批評，進而藉機中斷海基會與海協會之間雙向的業務聯繫。

二〇〇〇年三月，中華民國人民投票選舉第十任總統，民主進步黨候選人陳水扁當選，開創中華民國行憲以來中央政權進入政黨輪替的先例。「一個中國」的爭議，也經由台灣內部不同政治立場人士的激化，以致事實真相更難以釐清。

民主進步黨取得執政地位，各界預期大陸可能採取對台灣不利的作為。陳水扁就任總統前，幾度拜訪辜振甫，除了就兩岸和台灣的經濟情勢交換意見，並一再懇請辜振甫繼續領導海基會，以穩固兩岸關係。陳水扁在二〇〇〇年五月二十日就職時，提出的兩岸關係政治宣示，獲得大陸方面及國際社會的肯定，也對隨後幾年的兩岸關係產生影響。但是，兩岸之間的政治爭議卻未因此而停息；彼此間的爭執，由政黨輪替前一直持續下來。

九二共識 情緒之爭

儘管事實只有一個，但是台灣內部及兩岸之間，似已演變為情緒之爭。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蘇起，為了使各方能找到一個緩和的空間，費心思考後，在二〇〇〇年四月二十八日，提出「九二共識」這個新名詞，依據蘇主委的說法，他希望用這個新名詞取代兩岸三方對一個中國原則不能有共識的各說各話，以打破兩岸僵局。

遺憾的是，蘇主委的這項創意並未給兩岸僵局帶來突破的機會，兩岸各界反而陷入有無「九二共識」的論戰。在論戰中，台灣內部有人認為有共識、有人認為無；大陸方面則到二〇〇〇年八月底，才開始提出回應，表示「九二共識」是存在的，卻同時指出「九二共識」就是「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一時之間，兩岸各界又淪入各說各話的情境，爭議的話題也從「一個中國原則是不是兩岸互動的前提」，擴及到「兩岸之間有無『九二共識』」和「『九二共識』的內涵為何」，伴隨著情緒性的批判，甚至以接受「九二共識」與否，作為檢驗個人政治立場的工具。

從一九九五年夏天以後，兩岸始終只能把精力虛耗在政治的爭議上，不斷蹉跎了發展互惠雙贏的時間與契機。辜振甫對於這種現象，憂心忡忡，他不斷回顧一九九二年十月以來兩岸政治爭議的歷史與癥結，經過反覆思考，他指出，各界最好以Accord(附和)，代替Consensus(共識)，來描述兩岸一九九二年十月香港會談的結果。他說：「共識」必須是經過雙方當面討論之後，所得出的共同接納的意見。事實上，一九九二年的香港會談，雙方確實無法接納對方的各項建議方案，因此會談沒有任何具體結論。我方是在會談結束前提議：雙方「以口頭上各自表述」的方式，擱置「一個中國原則」的爭議，以便進入正式議題的協商。大陸代表在返回北京幾天後，以電話告知我方表示「尊重並接受」我方的建議，同時也透過大陸官方媒體發布新聞。辜振甫說，與其用「共識」表達一九九二年的結果，不如用「相互諒解」(Understanding)或「附和」(Accord)更能貼近事實，且可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套用。他認為：多年來各界熱衷於討論「一九九二年『共識』」

的內容到底是什麼？誰說的才是真話？」，事實證明應該是不必要的。

二〇〇二年九月，新加坡資政李光耀訪問台灣，會見辜振甫時談到兩岸關係。辜振甫詳述了兩岸各界對於一九九二年香港會談結果的爭論歷程，並正式提出**Accord**(承諾、附和)、或是**Understanding**(相互諒解)等詞，希望替代「共識」一詞，以還原歷史真相，盡早化解兩岸關係的僵局。辜振甫一再指出，一九九二年香港會談，以及其後兩會互動的演進，它的基本精神，就是兩岸互相不否定對方，這一步對於兩岸日後的互動是關鍵所在。

辜振甫在二〇〇二年秋天，正式向各界提出他的這項化解兩岸政治爭議的重要建言。這是他繼一九九三年辜汪會談、一九九八年辜汪會晤之後，為兩岸關係長遠發展再一次貢獻他的心力。

二〇〇三年四月十六日，辜振甫接受日本早稻田大學頒贈名譽博士學位。他在典禮中致詞，談到台灣海峽兩岸的關係時，說明了一九九二年十月海基會與海協會「香港會談」的過程和引發的爭議，並再度提到他的建議：「本人認為，改稱為**Accord**或**understanding**，更能正確寫照當時的經過。」

二〇〇三年四月二十九日，是「辜汪會談」十周年。辜振甫在書面談話中，強調「相互諒解」。他說：「正如同一九九二年兩岸採取了『相互諒解』的態度，便可以在政治問題論爭中，打上休止符。此等經驗值得銘記。」

辜振甫為海峽兩岸層出不窮的問題，真是用心良苦。他語重心長表示，海峽兩岸如果能順著他的建言，冷靜還原歷史真相，避免再使用較具爭議性的說詞，也不必再去計較一些根本不存在的問題。「雙方之間有無共同需要？」他提醒雙方的社會精英，應該進一步思索：「共同需要中有無先後之別？尤其了解到當前優先的共同需要何在？」進而認真思考如何掌握兩岸發展與建設的機遇，未來將可以更積極合作，共同創造和諧穩定、互助互利的發展前景，為兩岸同胞謀求更大、更久遠的福祉。

一九九一年海基會、海協會分別成立。十三年來，兩會間的兩岸溝通之橋，就是在這種不斷爭議、協商的氣氛環繞下，建構起來。

季辛吉與毛澤東對台灣問題的對話

摘自季辛吉所著《On China》

作者：季辛吉(Henry Kissinger) 曾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國務卿
2011 年出版

1975 年 10 月 21 日雖然毛澤東已走到了人生的盡頭，他仍然在追求中美共同的戰略(來對付蘇聯)，同時作為一個戰略家，他也知道事有本末，甚至得犧牲中國歷史性的目標。所以他自動表明上次會議的決議：「台灣是小事，世界才是大事」。

毛澤東慣用一種深奧、超乎常人、又綿裡藏針——有時撲朔迷離，時而高深莫測——的詞句，把要緊的事，擺在最顯著的地位。他很有耐性的等待尼克森(Nixon)的來訪及隨後和我(季辛吉)的會談，不會把台灣的爭端模糊了保衛全球戰略平衡的焦點。所以兩年前(1973 年)他作出了令人不敢相信的宣示——中國現時不拿台灣。

(以下是毛澤東、季辛吉兩人的對話。)

毛：台灣最好在你們的手裡。就算你們要送給我，我也不要，因為它是要不得的。那裡有一大群反革命份子。到一百年時，我們會要台灣(用手勢表示拿台灣)，我們會為它而戰。

季：不用一百年。

毛：(用手指頭算)很難說。五，十，二十，一百年，很難說(指著天花板)。當我到天堂見上帝時，我會告訴祂：台灣現在最好放在美國人的手中。

季：祂將會很驚訝聽到主席這一席話。

毛：不，因為上帝祝福你們，不是我們。上帝不喜歡我們(揮揮他的手)，因為我是一個軍閥，同時又是共產黨員，這就是為什麼祂不喜歡我。(手指三個美國人)祂喜歡你和你和你。[306~307 頁]

後記：這些會議記錄在 1970 年代，是列為最高機密。台灣人應該知道這些年來，中共要攻打台灣是喊爽的，擔心台灣一旦成為主權獨立的國家，會促成中國獨裁政權的崩潰。毛澤東心裡知道，中國要到一百年才會民主化，兩岸才可能在一起，有如歐洲共同市場。中國共產黨員是沒有人敢違背毛澤東的指示的。所以台灣人只要不去激怒中國人，他們是不會在未來的六十年攻打台灣。

從《美國的外交》這一本書，我們知道美國絕不放棄台灣；從 1973 年毛澤東和季辛吉的對話，我們也知道中國不會拿台灣。這些年來，國共合作嚇唬台灣人，都是為了這兩個列寧式的政黨，要實行獨裁統治的目的。

台灣和中國一邊一國，早在 1973 年中美兩方都同意了；也就是中國不拿台灣，美國不支持台灣的法理獨立。所以需要美國通過國內法——「台灣關係法」，來保護台灣。台灣既然由美國國內法來保護，當然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而採用一個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消滅的中華民國當國名，也沒有被國際接受。這也是為什麼國旗只能在台灣使用。至

於中國人和熊貓來了，也要把旗子收起來，那就不言而喻了。